



文選卷第五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唐森即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學士袁孝澤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箴

張茂先女史箴一首

銘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一首

崔子玉座右銘一首

張孟陽劔閣銘一首

陸佐公石闕銘一首

新漏刻銘一首

誄上

曹子建王仲宣誄一首

潘安仁楊荊州誄一首

楊仲武誄一首

箴

女史箴一首

曹嘉之晉紀曰張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

張茂先

茫茫造化二儀既分

淮南子曰大丈夫性然無為與造化道遙高誘曰造化天地周易曰易有

太極是生兩儀

散氣流形既陶既甄

家語孔子曰地載神氣流形庶物無非教也漢書董仲舒

曰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如淳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

在帝庖羲肇經天人

周易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也

爰始夫婦以及君

臣

周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

家道以正

王猷有倫

周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毛詩曰王猷允塞猷與猶

古字

婦德尚柔令章貞吉

周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妻道也又曰含章貞吉以

時發

婉嫵淑慎正位居室

漢書曰孝平王皇后為人婉嫵有節操服虔曰嫵音翳柔

之翳曹大家列女傳注婉柔和嫵深邃也

施衿結褵

恭中饋

禮曰女嫁母施衿結褵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父母之誠毛詩曰親結其褵九十其儀

曰禮婦人之幃也褵與離古字通也周易曰在中饋無攸遂

肅慎爾儀式瞻清懿

曰敬慎威儀又曰各敬爾儀

樊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矯相耳志和

音志厲義高而二主易心

列女傳曰楚王樊姬者楚莊王之夫人莊王初即位好狩

獵畢弋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三年王改又曰齊侯衛姬者衛侯之女齊相公之夫人相公好淫樂衛姬為不聽鄭衛之聲曹大家曰衛國作淫佚之音衛姬疾相公之好是故不聽以厲相公也

檻馮媛趨進夫豈無畏知死不怙漢書曰孝元馮昭儀上幸虎園聞獸能佚

出園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傳昭儀皆走馮婕妤曰猛獸得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何故當熊婕妤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座故身當之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班妾有辭割驩同輦夫豈**

不懷防微慮遠漢書曰成帝遊於後庭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妾觀古圖畫賢聖之君

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乎**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

而不衰長楊賦曰事罔隆而不虧**日中則昃月滿則微**周易

中則昃月盈則蝕毛詩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鄭玄曰謂不明也**崇猶塵積替若駭機**

人咸知飾其容而莫知飾其性蔡邕女誡曰夫心猶首面一旦不脩飾則塵以

穢之人心不修善則邪惡入之人盛飾其面而性之不莫脩其心惑矣家語孔子曰容不可不飾也**性之不**

飾或愆禮正斧之藻之克念作聖法言曰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其素者

尚書曰惟狂克念作聖**出其言善千里應之**周易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

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苟違斯義則同**

衾以疑徐幹中論曰苟失其心同衾為遠**夫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周易

曰言行君子之樞機**勿謂幽昧靈監無象勿謂玄漠神**

聽無響無矜爾榮夫道惡盈周易曰鬼神無恃爾貴隆

隆者墜楊雄解朝曰炎炎者滅隆者絕**鑒于小星戒彼攸遂**毛詩

小星惠及下也詩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周易曰無攸遂王弼曰盡婦人之正義無所必遂也比心

螽斯則繁爾類毛詩曰螽斯羽詵詵攸遂**驩不可以黷寵**

宜爾子孫振振兮

不可以專

國語司空季子謂文公曰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性章昭曰

畏藝黷其類也漢書曰孝成趙皇后入宮寵少專實

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

文子老子曰天道極則反盈則損曰

月是也魯連子譚子曰

美者自美翩以取尤

列子曰楊朱過宋東

物之必至理固然也美者自美翩以取尤

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美其一惡惡者貴而

知其美也其惡者自

治容求好君子所讎

結恩而絕職此之由

漢書曰王立與諸劉結恩左氏傳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洩

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

太公金匱師尚父謂武王曰舜之居人上矜矜

乎如履薄冰湯之居人

靖恭自思榮顯所期

毛詩曰靖

是正

女史司箴敢告庶姬

毛萇詩傳曰古者后夫人必

過其罪殺

封燕然山銘一首

并序范曄後漢書曰齊殲王

遣客刺殺暢發覺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

贖死會南單于請兵比伐乃拜憲車騎將

軍以執金吾耿秉為副大破單于遂登燕

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

班孟堅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

後漢書曰孝和皇帝母梁貴人為竇皇后所諸憂卒竇

后養帝以為己子即位改年曰永元又曰竇憲字伯度

女弟立為皇后竇憲稍遷寅亮聖皇登異王室

尚書曰三孤寅亮天地彌予一

人登翼謂登用輔翼納于大麓惟清緝熙

尚書曰納于雨弗迷毛詩曰維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治兵

于朔方

范曄後漢書曰耿秉字伯初為執金吾與竇憲北擊匈奴大破之左氏傳滅僖伯曰三年而治

兵杜預曰三年而大習出曰訓兵

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

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史記曰武王乃作泰誓曰勗哉天子尚相相如虎如豹如熊如羆徐廣曰此音訓並與

上同也毛詩師既南單于東胡烏相西戎氏羗侯王君長

之羣驍騎十萬

范曄後漢書曰南單于休蘭尸逐侯鞬單于屯屠河立時北虜大亂南單于將

討并北庭上言願發國中諸部胡會虜北竇太后從之

元戎輕武長轂四分

毛詩

戎十乘以先啓行司馬彪續漢書曰輕車古之戰車孫吳兵法曰有中有蓋謂之武剛車者先驅轂梁傳曰張

穀五百東范甯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

漢書楊雄河東賦曰奮雷

雷輜勒以八陣益以威神

雜兵書八陣者一曰方陣二曰圓陣三曰牝陣四曰牡陣

五曰衝陣六曰輪陣七曰雁行陣

玄甲耀日朱旗絳天

漢書曰發屬玄甲李

陵與蘇武書曰雷遂凌高闕下雞鹿

漢書曰遣將軍衛青出雲中至高闕

臣瓚曰山名也范曄後漢書曰竇憲與南匈奴萬騎出朔方雞鹿塞

經磧鹵絕大漠

文說曰鹵西方鹹地也漢書曰衛青復將大將軍絕漠臣瓚曰沙土曰漠直度曰絕也

斬温禺以

于子弟次第當為單于者其異姓大臣左右骨都然

後四校橫徂星流彗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

滅區殫及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

跨安侯乘燕然

范曄後漢書曰渡遼將軍鄧鴻與後諸軍皆會涿邪山又曰南單于上言北單

于創刈南兵逃逃躡冒頓之區落林焚老上之龍庭

漢書曰頭曼單于有太子曰冒頓冒頓以鳴鏑射殺頭曼遂自立

為單于冒頓死子稽弼立號曰老上單于又曰匈奴正

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將上以據高文之宿

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龍音龍

憤光祖宗之玄靈祖高祖也宗太宗文帝也史記曰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又文紀曰匈奴攻朝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

宇振大漢之天聲起于勇士厲茲可謂一勞而久逸

暫費而求寧也漢書楊雄上疏曰以為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乃遂封

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刊石削石即鏢王師兮征荒

裔毛詩曰於鏢王師遵養時晦勦凶虐兮截海外毛詩曰相土烈負

其邈兮巨地界封神兵兮建隆竭說文曰碣立石熙帝

載芳振萬世尚書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

座右銘一首

崔子玉范曄後漢書曰崔瑗字子玉涿郡人也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率茂才為汲令遷濟北相疾卒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戰

策唐睢謂信陵君曰人之有德於我不可忘也吾之有德於人不可不忘也世譽不足慕唯

仁為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劉熙孟子注曰

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動語曰無使名過實守

愚聖所戒越絕書范子曰名過實者滅聖人不使名過

下守之在涅貴不淄曖曖内含光論語子曰不曰堅乎

涅而不淄晏子春秋仲尼曰星之昭昭不柔弱生之徒

如月之曖曖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柔弱生之徒

老氏誠剛強老子曰人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

月者長小會單于定同五...
徒柔弱者生之徒也又曰柔弱勝剛強
河上公曰柔弱者久長剛強者先亡也
行行鄙夫志悠
悠故難量論語曰閔子侍側問焉如也子路行行如也
貌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周易曰君子以慎言節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鄭璞王蒼曰苟誠也

劔閣銘一首

張孟陽

臧榮緒晉書曰張載父收為蜀郡太守載隨父入蜀作劔閣銘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世祖遣使鐫石記焉

巖巖梁山積石峩峩

揚雄益州箴曰巖巖岷山古曰梁山毛萇詩傳曰巖巖積石貌

也遠屬荆衡近綴岷嶓

尚書曰荆及衡陽惟荊州孔安國曰北據荆山南及衡山

之陽也尚書曰岷嶓既藝孔安國曰岷山嶓冢皆山名也

南通邛棘

蒲北達褒斜漢書

昔義服虔曰邛蜀都西部也棘夷名也梁州記曰萬石城沂漢上七里有褒谷口南口曰褒北口曰斜狹

過彭碣高踰嵩華

劉淵林蜀都賦注曰岷山都安縣有兩山相對立如闕號曰彭門孔安國

尚書注曰謂石海畔山也

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劔閣壁立千仞

鄺元水經注曰小劔成北去大劔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相通故謂之劔閣也

窮地之險極路

之峻

周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

由徃漢開自有晉

閉由劉備故曰徃漢開自鍾會故曰有晉也鍾會之伐蜀雖在魏朝政由

晉王故歸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壽漢

田肯賀上曰陛下得韓信以治秦中持矧茲狹隘土之

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赳赳

陳琳為曹洪答文帝書曰一夫揮戟萬人不得進廣雅曰

行也赳赳難形勝之地匪親勿居

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固也齊有琅邪之饒非親子

弟莫可使 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興

王齊也 實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史記曰魏武侯

流顧而謂吳起笑曰美哉平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

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恃

此險也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

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

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

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

為敵國武侯曰善 自古迄今天命匪易尚書曰爾亦弗 憑阻作

昏鮮不敗績左氏傳曰九師大崩曰敗 公孫既滅劉氏

街壁范曄後漢書曰公孫述為導江卒正假稱蜀都太

孫氏蜀志曰後主諱禪先主子也魏使鄧艾伐之後主

輿襯自縛詣壘門左氏傳曰楚子園許僖公面縛街壁

覆車之軌無或重跡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范

曄後漢書陳忠上疏曰覆車之軌

不其迹 勒銘山阿敢告梁益

石闕銘一首

陸佐公劉璠梁典曰陸倕字佐公吳郡人少篤

學善屬文起家議曹從事遷太子中舍

人後仕至太常卿詔使為漏刻石闕

二銘冠絕當世賜以束帛朝野榮之

昔在舜格文祖禹至神宗周變商俗湯黜夏政尚書

舜汝陟帝位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又帝曰禹惟汝諧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墨子曰紂之亂武王理之當此

之時時不偷而人不易上變政而人 雖革命殊乎因襲

揖讓異於干戈而曷緯冥合天人啓其慧克明俊德大

庇生民其揆一也舜禹揖讓也湯武干戈也言揖讓王

也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論衡曰漢力勝

周多矣舜以司徒受堯禪文王百里為西伯武王襲文

王皆有因緣力易為也孔叢子曾子謂孔子曰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相詭此乃時也三國名臣序贊曰揖讓之與干戈說文曰晷日景也緯五星也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柔西都賦曰天啓之心人其甚之謀尚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左傳鄭子駟曰以待在齊之季昏強者而庇民焉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虐君臨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吳均齊春秋曰東昏侯蕭寶卷高宗子高宗崩太子即位

左傳子囊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刑酷然炭暴踰膏柱書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民怨神怒眾叛親離踏地無歸瞻烏靡託六韜曰紂患刑輕乃更為

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然炭之上使有罪者緣焉滑跌隨火中紂與妲己突以為樂名曰炮烙之刑鄭玄尚書五行傳注曰民怨神怒左氏傳衆仲曰州吁阻兵而安忍衆叛親離難以濟矣毛詩曰謂天盖高不敢不跼謂地

蓋厚不敢不踏又曰於是我皇帝極之乃操斗極把鉤瞻烏愛止于誰之屋於是

陳翊其百神提是萬福我皇梁武帝也斗極天下之所取法鈞陳兵衛之象故王者托

操焉長楊賦曰高祖順斗極運天關樂汁圖曰鈞陳後宮也朕度漢書音義曰紫宮外營陳星毛萇詩傳曰翼

敬也禮記曰禮行於郊百神受職焉漢書曰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遐邇一體中外提福毛詩曰樂只君子萬

福攸同龍飛黑水虎步西河雷動風驅天行地止謂奉義旗以伐

齊也何之元梁典曰齊明帝崩遺詔授高祖雍州刺史末元二年十一月高祖擁南康王寶融以主號令以高

祖督前鋒三年十二月義旗發自襄陽已酉檄京師東都賦曰龍飛白水陳孔璋為表紹檄豫州曰雷震虎步

並集虜庭尚書曰黑水西河惟雍州沈約宋書曰元嘉中割荆州之襄陽為雍州西京賦曰千乘雷動萬騎龍

趨揚修許昌宮賦曰命旅致雲屯之應登壇有降火之

祥龜筮協從人祇響附命旅誓衆也登壇祭天也杜篤論都賦曰大漢開基高祖有勳

斬白蛇屯黑雲尚書帝命驗曰太子發渡河中流火流為烏其色赤鄭玄曰以魚燎於天有火自上復于下至

于王屋流為烏尚書曰詢謀僉同鬼神其穿曾露頂之

依龜筮叶從吳質魏都賦曰英雄響附

豪箕其坐稚髻之長莫不授旗請奮執銳爭先博物志曰昔禹

平天下會諸侯於會稽之野防風後至殺之夏德盛二龍降之使范成克御之以行城外既周南經防風之神

見禹使怒而射之有迅電二龍升去二臣恐以刃自貫其心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療以不死之草皆生是為穿

胃人去會稽萬五千里范擘後漢書西域傳論曰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露頂肘行東向而朝

漢書曰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魁結箕踞見賈豪士賦序曰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趙

充國頌請奮其旅于罕之羗漢書陳餘說陳涉曰將軍軍被堅執銳以誅暴秦楚辭曰矢之墜兮士爭先

首憑固庸岷負阻協彼離心抗茲同德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王逸曰

夏首水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庸國名也岷山名也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

德帝赫斯怒秣馬訓兵嚴鼓未通兕渠泥首毛詩曰王赫斯怒爰

整其旅左氏傳子重曰秣馬利兵又趙宣子曰訓卒利兵軍戰令曰嚴鼓一通步騎士悉嚴然鼓一曲為一通

尚書曰砥厥渠魁張温表曰弘舸連軸巨檻接艦鐵馬臨去武昌庶得泥首闕下

千羣朱旗萬里吳都賦曰弘舸連軸巨檻接艦鐵馬

書曰厲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陳琳為袁紹檄豫州曰胡馬之千羣朱旗已見上文折簡而禽廬

九傳檄以下湘羅兵不血刃士無遺鏃而樊鄧威懷巴

黔底定魏珞王陵密欲立楚王虎司馬宣王自討之陵

當至邪太傅曰以卿非肯遂折簡者也廬廬江九九江二郡名也伏滔正淮曰廬九之間流弱兵死者十而七

八焉漢書韓信曰三秦可傳檄而定湘羅二水名也孫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

代紂遠方募義兵不血刃過秦論曰秦无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尚書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尚書曰於是流湯之黨握炭之徒守似藩籬戰同

震澤底定於是流湯之黨握炭之徒守似藩籬戰同

枯朽六韜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以牛為禮過秦論曰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班固漢書贊曰

漢獨收孤秦之弊鑄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

華夷士女冠蓋相望扶老攜幼一旦雲集盡將水塞野

簞食盈塗鄭玄周禮注曰兵車革路也左氏傳曰周師過信為次尚書曰王至于商郊牧野左

氏傳曰孔子曰夷不亂華尚書曰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漢書曰天子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事

又淮南王上書曰越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西都賦曰雲集霧散孟子曰葛伯不祀湯往征之其君子實玄黃

于篚以迎君子小人篚似夏民之附成湯殷士之窺周

武安老懷少伐罪吊民農不遷業市無易賣尚書中候曰天

乙在薄夏桀迷惑諸鄰國強負歸湯帝王世紀曰商容及殷人觀周軍之入見武王至殷人曰是吾新君也容

曰然聖人為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利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論語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尚書曰奉辭伐

罪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民呂氏春秋曰曰桀為无道湯立為天子夏人大悅農不去曠商不變

肆 八方入計四隩奉圖羽檄交馳軍書狎至一日二日

非止萬機河圖龍文曰鎮星光明八方歸德漢書曰張蒼領主郡國上計者又曰嚴助願奉三年計

如淳曰助自欲入奉之也尚書曰四隩既宅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平河北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漢書息

夫躬曰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迹而尊嚴之度不促於狎至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

師旅淵默之容無改於行陣計如投水思若轉規策定帷幄

謀成几案曾未浹辰獨夫授首班固漢書贊曰成帝臨朝淵默尊嚴若神

可謂穆穆天子之容矣季康運命論張良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范曄後漢書曰朱勃上疏

誹馬援寬曰謀如涌泉勢如轉規又光武詔曰將軍鄧禹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仲長子昌言曰運籌於几

案之前而所制者乃百代之後左氏傳君子曰莒恃其陋不修其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杜預曰浹辰

十二日也梁典曰永元三年十二月丙寅張齊殺東昏于含德殿其夜以黃紬裹首縊而下尚書曰獨夫受洪

惟作威鍾士季檄蜀文曰蜀侯乃焚其綺席棄彼寶衣

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

歸璇臺之珠反諸侯之玉六韜曰紂時婦人以文綺為

武王伐紂蒙寶衣投火而死帝王世紀曰王命歸璇臺

之珠玉說苑曰武王大敗殷人上堂見王曰誰之玉曰

諸侯之玉即取而歸於諸侯拍麾而四海隆平下車而天

侯天下聞之曰王廉於財拍麾而四海隆平下車而天

下大定拯茲塗炭救此橫流功均天地明並日月新序

曰先王之所以拍麾而四海賓服者誠德之至也孝經

鈞命決曰俱在隆平優劣殊流禮記曰下車而封夏后

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尚書曰一戎衣天下夫定

又曰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孟子曰當堯之時鴻水橫流

沉濫於天下漢書曰於是仰叶三靈俯從億兆受昭華

德配天地明並日月

之玉納龍叙之圖春秋元命苞曰造起天地鑄演人君

億兆收歸曾無與二尚書大傳曰堯得舜推而尊之贈

以昭華之玉春秋元命苞曰堯游河渚赤龍負圖以出

圖亦如綿狀龍沒圖在楊雄覈靈賦類帝裡宗光有神

曰太易之始河出龍馬維貢龜書

器升中以祀羣望攝袂而朝諸夏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又

謂王曰光有天下而和寧百姓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

者敗之禮記曰升于中天而鳳凰降左氏傳曰乃大有事于羣

望漢書徐樂上書曰南面負宸攝袂而揖王公陛下布教都畿

之所服也論語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止

班政方外謀協上策刑從中典周禮曰正月之吉始和

謝中丞章曰懸法象闕班政甸衛東觀漢記段穎上疏

曰先零東羗討之難破降為上策戰為下計周禮曰大

司寇掌三典以佐王南服緩耳西羈反舌劔騎宮廬

之國同川共穴之人杜篤論都賦曰連緩耳瑣雕題呂

服德厚也高詭曰夷狄語言與中國相反因謂反舌一

說南方有反舌國舌本在前末倒向喉故曰反舌也漢書

曰匈奴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

鋌漢書烏孫公主歌曰穹廬為室弓旃為墻杜篤論都

賦曰同穴裘褐之國莫不屈膝交臂厥角稽顙歎空萬

里攘地千都幕南罷郭河西無警喻巴蜀文曰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孟

子曰武王之伐殷也百姓若崩厥角趙岐曰厥角叩頭

以額角厥地禮記孔子曰拜而後稽顙漢書曰通西北

國張騫擊空蘇林曰鑿開空通也戰國策蔡澤謂應侯曰

公孫鞅為秦攘地千里漢書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匈

奴遠逃而漠南無王庭漢書武帝謂狄山曰使居一障

間蒼頡曰障小城也漢書晉文公攘戎狄居於西河圖

洛之間圖音銀謝承後漢書曰於是治定功成邇安遠肅

祝良為梁州刺史歷年無警

忘茲鹿駭息此狼顧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尚書曰柔遠能邇鹽鐵論曰以賢

人為兵聖人為守則中國無狗吠之警而邊境無鹿駭狼顧之憂也乃正六樂治五禮改

章程創法律周禮曰保氏掌諫王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樂鄭玄曰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

大護大武尚書曰修五禮孔安國五禮吉凶軍賓嘉也漢書曰高祖令張蒼定章程又曰蕭何次律令韓信申

法軍置博士之職而著錄之生若雲開集雅之館而款關

之學如市漢書曰武帝初置五經博士范曄後漢書曰張興稍遷至博士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司馬彪續漢書曰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劇秦美新曰

遙集乎文雅之園翔翔乎禮樂之場史記曰由余款關請見三輔黃圖曰元始中起明堂列槐樹數百行朔與

望諸生持經書及當郡所出物於此賣買號槐市

建庠序啓設郊丘一介之才必記無文之典咸秩漢書曰帝立學官鄉曰庠聚曰序禮記曰立春之日天子迎春於東郊周禮曰冬至於地上之圓丘若樂六變天神皆降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於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

人識庶隅家知禮讓班固漢書贊曰公孫弘以治春秋矣禮記曰儒有砥礪廉隅論語教臻侍子化洽期門區

宇又安方面靜息役休務簡歲阜民和漢書曰呼韓邪遣子右賢

厚也左氏傳季梁曰歷代規摹前王典故莫不芟夷翦

民和而神降之福觀漢記東平王蒼上疏曰事過典故孔安

國尚書序曰芟夷煩亂翦截以為象闕之制其來已遠

浮辭尚書帝曰允執厥中春秋設舊章之教經禮垂布憲之文

舊章不可忘也禮記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玄曰禮

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玄曰吉朔日戴記顯游觀之言

也象魏闕也周禮曰布憲中士二人戴記顯游觀之言

周史書樹闕之夢禮記戴聖所傳故號戴記曰昔者仲

然而嘆周書曰文王至自商至程太妙夢見商之庭北荒

生棘太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之於闕間化為松柏

明月西極流精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二金闕高百丈

有明月珠徑三丈光照千里十洲記曰崑崙山有三海岳

角其角一正東有墉城有流精之闕西王母所治也海岳

黃金河庭紫貝史記曰三神山傳在海中黃金白銀為

珠宮王逸曰言河伯蒼龍玄武之製銅雀鐵鳳之工

所居以紫貝作闕也歌曰長安城西有雙圓闕上有一雙銅爵一鳴五穀生

再鳴五穀熟薛綜西京賦注曰圓闕或以聽窮省冤或

以布化懸法窮冤布化懸法已見上文或以表正王

居或以光崇帝里尚書王曰表正萬邦周易曰王居無

周道澤被四表蜀都賦曰峭函有晉氏浸弱宋麻歲夷

帝皇之宅河洛為王者之里也

禮經舊典寂寥無記鴻規盛烈湮沒罕稱乃假天闕於

牛頭託遠圖於博望有欺耳目無補憲章漢書曰浸

韓詩曰周道威夷左氏傳曰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東

都主人曰唯子頗識舊典司馬相如美人賦曰上宮閑

館寂寥至虛封禪書曰湮滅而不稱不可勝數山謙之

丹陽記曰大與中議者皆言漢司徒義與許或墓二關

高壯可徙施之王茂弘弗欲後陪乘出宣陽門南望牛

頭山兩峯即曰此天闕也豈煩改作帝從之今出宣陽

望此山良似闕沈約宋書曰孝武大明七年博望

梁山立雙闕禮記曰仲丘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乃命

審曲之官選明中之士陳圭置臬列**瞻星揆地興復**

表門草創華闕周禮曰或審曲面勢明中謂四時昏明

在牽牛一度求昏中者取六項加三旁蠱順除之鄭玄

曰盡行十二項中正而分之左右各六項也蠱猶羅也

昏中在日前故言順數也明中在日後故言却也周禮

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又曰匠人建國

求地中置槷以懸視其影鄭玄曰槷古文臬假借字也周禮

曰畫參諸日中之影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東觀漢記博士

等議曰陛下除殘去賊興復祖宗西京賦曰正紫宮於未央

表燒闕於閭闔論語曰禘謀草創之西都賦曰樹中天之華

闕封冠山

之朱堂

於是歲次天紀月旅太族

天紀星紀也左氏

紀而淫於玄枵杜預曰歲星也星紀斗牛

之次也漢書曰太族位在於寅正月也

皇帝御天下

之七載也構茲盛則興此崇麗方且趨以表敬觀而

知法劉璠梁典曰天監七年正月戊戌詔曰昔晉氏青

化光役務簡便可營建象闕以表舊章於是選匠量功

鐫石為闕窮極壯麗冠絕古今奇禽異羽莫不畢備漢

書曰萬石君過宮門闕必下車趨列女傳衛靈

公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

物覩雙

碣之容人識百重之典周易曰圓闕竦以造天若雙碣之

相望徐幹七喻曰豐

作範垂訓赫矣壯乎創制作範能

厚廣夏崇闕百重

作範垂訓赫矣壯乎

創制作範能

創制作範能

時不立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曹府君陳寔誅曰赫矣陳君爰命下臣式銘

盤石其辭曰

惟帝建國正位辨方周營洛涘漢啟岐梁此言建國立

故洛涘岐梁咸為帝宅也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

洛誥蔡邕祝禩文曰自求多福在洛之涘漢漢高祖也西京賦曰岐梁沂雍陳寶鳴雞在焉

盛爰以化光爰有象闕是惟舊章帝王所居因功業

政化而益光也周易曰後得青蓋南泊黃旗東指懸法

無聞藏書弗紀言帝祚南遷王綱弛紊懸法藏書咸皆

廼青蓋以反上京司馬彪續漢書曰皇子皆朱班輪青蓋黃旗謂吳也司馬德操與劉恭嗣書曰黃旗紫氣恒

見東南終成天下者揚州之君子臧榮緒晉書曰孫氏無關大晉南都亦不暇立門闕遂廢矣藏書則浹日斂

而藏之大人造物龍德休否建此百常與茲雙起周易

龍在天大人造也莊子孔子曰夫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周易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又否卦曰九

五休否王弼曰居尊位能休否道者也張景陽七命曰表以百常之闕雙起猶雙立也魯靈光殿賦曰崇墉固

連以嶺屬朱闕偉哉偃蹇壯矣巍巍旁映重疊上連

翠微王逸楚辭注曰偃蹇高貌也何晏論語注曰巍巍

疊起交綺對幌蜀都賦曰鬱鬱屈屈重軒穹隆反宇形聳飛棟

篋知歸布教已見上文周禮曰正月乃懸治象之法于

也委篋則藏書也鬱鬱屈屈重軒穹隆反宇形聳飛棟

勢超浮柱甘泉賦曰洪臺崖其獨出西都賦曰重軒三

都賦曰景福鬱抗以雲起飛棟鳥企而翼舒色法上圓

甘泉賦曰枕浮柱之飛棟芳神莫莫而扶傾

製模下矩周望原隰伉臨煙雨欽建章鳳闕賦曰上規

圓以穹隆下矩地而繩直前賓四會却背九房北

通二轍南湊五方王逸楚辭注曰賓列也陸機洛陽記

鄭玄禮記注曰却返也東京賦曰復南重屋八達九房

則明堂之制也鄭玄禮記注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

堂制也然路寢在暑來寒往地又天長神哉華觀永

配無疆周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老子曰天長

隆色法上圓製模十四字是至尊所改也

新刻漏銘一首 井序

陸佐公劉潘梁典曰天監六年帝以舊漏垂外

舍人陸倕為文司馬彪續漢書曰孔壺為漏

夫自天觀象昏旦之刻未分治歷萌時盈縮之度無準

周易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

觀法於地五經要義曰昏闇也旦明也日入後漏三刻

為昏日出前漏三刻為明周易曰君子以治歷明時淮

南子曰孟春始贏孟秋始縮高誘曰贏長也縮短也

挈壺命氏遠哉義用周禮曰挈壺氏下士六人鄭玄

曰壺盛水器也挈手壺水以為漏

也景測辰微宮戒井守以水火分茲日夜揆景測

夜漏也微宮謂微巡其宮也衛宏漢舊儀曰晝漏盡夜

漏起宮中衛宮城門擊刀斗周廬擊手木柝周禮曰挈壺

氏掌壺以令軍井九裘事懸壺以哭皆以水火守之分

以日夜鄭司農曰挈壺以令軍井謂為軍穿井井成挈

壺懸其上令軍中衆皆望見知此下有井也壺所以盛

飲故以壺表井也鄭玄曰以水守壺者為沃漏也以火

守壺者夜視刻數也分而司歷亡官疇人廢業孟陬殄

滅攝提無紀左氏傳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漢

書曰三代既沒五霸之末史官喪紀疇人

子弟分散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為疇漢書曰孟取珍
減攝提失方音義曰正月為孟陬歷紀廢絕閏餘非錯
不與五歲相值謂之珍滅攝提星名隨斗杓所指建衛
十二月若歷誤春三月當指辰而乃指巳是為失方衛

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霍融叙分至之差詳而不

密衛宏漢舊儀曰夜漏起宮中宮城門傳五伯官直符
行衛士周廬擊木折傳呼備火司馬彪續漢書曰太

吏令霍融上言漏刻率九日增減一等不與陸機之賦
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歷密也

虛握靈珠孫綽之銘空擅崑崙陸機孫綽皆有漏刻
銘曹子建與楊德祖

書曰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弘度遣
山之玉新序固乘曰珠產江漢玉產崑崙

篇承天垂旨王隱晉書曰李充字弘度集有漏刻銘沈
約宋書曰宋太祖頗好歷數太子率更令

何承天私撰新法元嘉二十年上表詔布在方冊無意

器用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道布在方冊左
氏傳臧僖伯曰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

春華同夫海棗春華言其文麗海棗譬其無實答賓戲
曰擿藻如春華晏子春秋曰齊景公謂

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水赤其華而不實何也晏子曰昔者秦穆

公乘舟理天下黃布裏蒸棗至海而採其布破黃布故水

赤蒸棗故華不實公曰吾伴問寧可以執物字民作範

垂訓者乎左氏傳曰隱公將如棠觀魚臧僖伯諫曰君將
納民於軌物者也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

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周書成王曰且今

之官漏出自會稽新漏以臺舊漏給官漏銘云咸和七
年會稽山陰令魏丕造即積水違方導流乖則陸機刻漏

會稽內史王舒所獻漏也陸機刻漏
不過一鐘導流六日無辨五夜不分淮南子曰冬至子午
不過一筥也

日則夏至之日也歲遷六日終而復始高誘曰遷六日今

年以子冬至後年以午冬至衛宏漢舊儀曰晝夜漏起省

中用火中黃門持五夜甲歲躔闌茂月次姑洗爾雅曰太

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也

閹茂禮記曰季春之月律中姑洗 皇帝有天下之五載也樂遷夏諺禮

變商俗 孟子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惟賢業類補天功均

柱地 列子曰昔女媧氏煉五色之石以補其闕斷釐之足

絕地維也 河海夷晏風雲律呂 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

夷十洲記曰天漢三年西國王使獻靈膠四兩吉光毛裘

受以付庫使者曰常占東風入律十旬不休青雲干呂連

月不散意者閹浮有好道之君我王故搜奇蘊而貢神

香步天材而請猛獸乘毛車以濟弱水于今十三年矣 坐朝晏

罷每旦晨興 呂氏春秋曰上稱三皇五帝之業以諭其意蚤朝

辟四門 屬傳漏之音聽雞之響 周禮曰雞人掌大祭祀夜

來仁賢 二字是沈約 以為星火謬中金水違用 左氏傳張耀曰火中

所改作也 筵曰火星中寒暑退陸機漏刻銘時乘啓閉箭前異錙銖

左氏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 爰命

禮記注曰八兩為錙漢書曰二十四銖為兩也 爰命

日官草創新器 日官諸侯有日御於是俯察旁羅登

臺升庫 周易曰仰則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史記

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又曰宋衛陳

鄭皆火梓慎登大庭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

則于地四參以天一 言壺用金而漏用水也漢書曰天

建武遺蠹咸和餘舛 司馬彪續漢書霍融曰四分施於

金筒方負之制飛流吐納之規 引水則壺也而形方筒則

刻銘曰乃制妙器挈壺氏銓累筒三階積水 變律改經

成川陸機漏刻銘曰口納胃吐水無滯咽 變律改經

一曰徵革 蔡邕律歷志曰凡歷所革 天監六年太歲

丁亥十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漏成進御以考辰正晷

測表候陰陸機集志議曰考正三辰審其所司不謬圭

撮無乖忝累漢書曰夫推歷生律制器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推輕重者不失忝累應劭曰圭

自然之形陰陽之始也四圭又可以校運筭之睽合辨

分天之邪正漢書曰造漢太初歷治歷者方士唐都巴郡落

察四氣之盈虛課六歷之踈密爾雅曰春為發生夏

為安寧四氣和為通正漢書曰史記有黃帝顓頊夏商

周及魯歷漢興張蒼用顓頊歷此於六歷踈闊中最高為微

近又曰淳于陵梁覆太初求世貽則傳之無窮赫矣煥

乎無得而稱也昔嘉量微物盤盂小器猶且昭德記

功載在銘典周禮栗氏為量其銘曰嘉量既成以觀四

其傳言孔甲為之孔甲黃帝之史也書盤盂中為誠法

或於鼎名曰銘蔡邕銘論曰德非此族不在銘典

况入神之制與造化合符孫綽子曰藝妙者以入神造化已見

合成物之能與坤元等契周易曰乾知太始坤作成物

勲倍楹席事百巾机蔡邕銘論曰武王踐祚咨于太師

中机之法孔甲有寧可使多謝曾水有陋昆吾郭象

盤盂之戒哉注曰不可多謝堯舜而推之為兄也蔡邕銘論曰昔召

公作誥先王賜朕鼎出于武當曾水呂尚作周大師而

封于齊其功銘于昆吾之野金字不傳銀書杲勒者

哉崔玄山頰卿記曰老子母碑老子把持仙錄玉簡金

銀書金字與矣不窮觀乎昭備乃詔小臣為其銘曰集曰銘一字至尊

一暑一寒有明有晦周易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乘子

銘當云

也神道無跡天工罕代莊子老聃謂孔子曰夫神生於道其來無迹其去無方尚書曰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乃置挈壺是惟熙載氣均衡石夏正權

概呂氏春秋曰仲春日夜分鈞衡石角斗桶正世道交

喪禮術銷亡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毛詩序曰禮義消亡遽遷水火爭倒

衣裳水火已見上文毛詩曰擊刀外次聚木珉方書

一斗李廣行無部曲不擊刀斗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鑊受擊力外次聚木珉方

以序聚椽鄭玄曰謂擊椽兩木相敲行夜時也爰究爰度時惟我皇維彼四

國爰究爰度方壺外次圓流內襲洪殺殊等高卑異級陸

漏刻賦曰擬洪殺於靈虬承注陰蟲吐喙孫綽漏刻銘

承馮陰蟲倏往忽來鬼出神入呂氏春秋曰倏忽往來而莫

鬼出神入微若抽繭逝如激電陸機漏刻賦曰形微獨耳不

輟音眼無留盼銅史司刻金徒抱箭張衡漏水轉渾

又鑄金銅仙人居左壺為胥徒居右壺皆履溥非兢臨深罔

戰授受麻說言是降弗爽毛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

五夜相傳授籍田賦惟精惟一可法可象尚書曰惟精惟一

作事可法左氏傳比宮文子謂月不遁來日無藏往分

以符契至猶影響周易曰月往則日來杜預左氏傳注

三國名臣亭贊曰若合符契尚合民日暮卷蒼莢晨生

周處風土記曰合昏槿也葉晨舒而昏合田尚辨天意

猶測地精詩祀歷樞曰靈臺參天意周易曰聖人况我

神造通幽洞靈陸機漏刻賦曰來配皇等極為世作

程民氏春秋曰後世以為法程高誘曰程度也曹植列女傳頌曰尚卑貴禮來世作程

誄上 王仲宣誄一首 并序 曹子建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侯

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詰人是恃如何靈祇殲

我吉士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誰謂不庸早世即冥范曄後漢書桓帝詔

曰遭家不造誰謂不傷華繁中零史記華陽夫人姊說夫人曰不以繁

華時存亡分流天遂同期莊子曰雖有天壽相去幾何朝

聞夕沒先民所思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何用誄德表

之素旗鄭司農周禮注曰誄謂積累生時德行儀禮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鄭玄曰銘明旌也雜帛

為物大夫士之所建也以死者不可別故以其旌旗識之揚雄元后誄曰著德太帝注諸旒於何以贈

終哀以送之孝經曰哀遂作誄曰

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史記曰魏

高與周同姓武王伐紂而高封於畢也爵同齊魯邦祀絕亡流裔畢萬

勲績惟光晉獻賜封于魏之疆天開之祚末胄稱王

史記曰公高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滅魏封畢萬為大夫卜偃曰萬蒲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

矣國稱陳留風俗記曰浚儀縣魏之都也魏滅晉獻公以魏封大夫畢萬後出文侯初盛至子孫稱王是為惠

王然以稱王因氏焉楚厥姓斯氏條分葉散世滋芳烈

揚聲秦漢會遭陽九炎光中矇漢書曰陽九厄日初

易稱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典引曰蓄炎上之烈精蔡邕曰謂大漢之盛德也中矇謂遭王莽之亂也

說文曰：「**叢**，世祖撥亂爰建時雍。」世祖謂光武皇帝也。公羊傳曰：「撥亂反正。」

莫近於春秋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三台樹位履道是鍾**。春秋漢含寧曰：「三台象五。」

同周易曰：「履道坦坦。」**寵爵之加匪惠惟恭自君三祖**。

為光為龍。張璠漢紀曰：「王龔字伯宗，有高名於天下。順帝時為大尉，暢字叔茂，名在八俊。靈帝時為司空。」

毛詩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毛萇曰：「龍，龍也。」**僉曰休哉**。

宜翼漢邦或統太尉或掌司空百揆惟叙五典克從。尚書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

天靜人和皇教遐通伊君顯。魏志曰：「察父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

考莽棄佐時。魏志曰：「察父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

出臨朔宮庶績咸熙。察父無傳，其官未詳。尚書曰：「庶績咸熙。」

君以淑懿繼此洪基既有令德材技廣宣強記洽聞。

幽讚微言。孔叢子：「長弘曰：仲尼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周易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著。」論語：「識曰：子夏六。」

文若春華思若涌泉。春華已見上文。東觀漢記：「朱教謂馬。」

發言可詠下筆成篇。魏志：「察善屬文，舉。」

何道不洽何藝不閑。察為復之基者，不信以杞蓋。」

皇家不造京室隕顛。毛詩曰：「閔。」

宰臣專制帝用西遷。卓以山東豪傑並起，恐懼不寧，初。」

君乃羈旅離此阻艱。翕然鳳舉，遠竄荆。」

身窮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魏志曰：「察以西京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左氏春秋：「羈旅之臣，杜預注曰：「羈，寄也。旅客也。」崔瑗。」

龍騰毛詩曰：蠢爾蠻荆。身窮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

身窮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身窮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

嶽濯纓清川

盛弘之荆州記曰襄陽城西南有徐元直宅其西北八里方山山北際河水山下有

王仲宣宅故東阿王誅云振冠南潛馭蓬室不干勢權

列子曰北宮子庇其蓬室若廣厦之蔭也我公奮鉞耀威南楚我公魏荆人

或違陳戎講武禮記曰乃命將師講武習射御君乃義發筭我師旅

魏志曰劉表卒察勸表子琮令降太祖高尚霸功投身帝宇相譚東便宜

者法度明正百官修治威令流行者也斯言既發謀夫

是與斯言謂琮降也毛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售是與伊何饗我明德投戈編都若

稽顙漢北漢書南郡有編都縣我公實嘉表揚京國金龜紫綬

以彰勳則魏志曰太祖辟掾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勳

則伊何勞謙靡已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憂世忘家殊略卓特

史記穰苴曰將命之日則忘其家趙岐孟子章指曰憂國忘家乃署祭酒與君行止魏志

曰後遷軍謀祭酒周易行無遺策書無失理計及下

者無遺策東觀漢記魯恭上疏曰舉無遺策動不失其中我王建國百司隩人周禮

王建國尚書君以顯舉秉機省闈戴蟬珥貂朱衣皓

帶魏志曰魏國建拜察侍中蔡邕獨斷入侍帷幄出擁

華蓋劉歆遂初賦曰榮曜當世芳風晻藹漢書曰韋玄

侯榮當世焉爾衡顯子碑曰秀不實振芳風也嗟彼東夷東夷謂吳憑江阻湖騷擾

邊境勞我師徒光光戎路霆駭風徂君侍華轂輝輝

王塗漢書劉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

思榮懷附望彼來威言仲宣思念寵榮志在懷附異類望彼吳國畏威而來也漢書曰王

尊懷來徽外亦夷歸附其威信也

如何不濟運極命衰寢疾彌留吉

往凶歸嗚呼哀哉

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尚書王曰病日臻既

留翩翩孤嗣號慟崩摧

蔡邕表成碑曰孤嗣含哀長慟發軔北魏遠

迄南淮經歷山河泣涕如頽

楚辭曰登山長望中心哀悲怨彼青青泣如頽

風興感行雲徘徊游魚失浪歸鳥忘栖嗚呼哀哉吾

與夫子義貫丹青

丹青二色名言不渝也

好和琴瑟分過友

生

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琴琴又曰劓伊人矣不求友生

庶幾遐年攜手同征如何

奄忽棄我夙零感昔宴會志各高厲予戲夫子金石

難弊人命靡常吉凶異制

毛詩曰天命靡常春秋保乾圖曰利害同門吉凶異

域此驩之人孰先殞越

左氏傳齊侯曰小白恐殞越于下

何寤夫子果

乃先逝又論死生存亡數度

春秋考異郵曰吉子猶懷凶有數存亡有象

疑求之明據儻獨有靈游魂泰素

列子曰泰素者質之始也我將

假翼飄飄高舉超登景雲要子天路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景

雲出西京賦曰美往昔之喬松要羨門乎天路

喪柩既臻將反魏京靈輜迴軌

白驥悲鳴

說文曰輓喪車也李陵詩曰

虛廓無見藏景

蔽形孰云仲宣不聞其聲

梁商誄曰孰去忠失不聞其音延首歎息雨

梁交頸嗟乎夫子永安幽冥人誰不沒達士徇名嗟子

人徇財君子徇名天下皆然不獨一人也

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

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

楊荊州誄一首并序

潘安仁

維咸寧元年王隱晉書咸寧武帝年號夏四月乙丑晉故折衝將軍

荆州刺史東武戴侯滎陽楊史君薨嗚呼哀哉楊肇

懷舊夫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左氏傳師服曰吾聞國家

家是以人服事其選賢與能政是以和禮記曰選賢與

上而下無覬覦也周賴尚父殷憑太阿尚父時惟鷹揚又曰實維阿衡實

左右矯矯楊侯晉之爪牙毛詩曰矯矯武臣忠節克明

茂績惟嘉尚書曰予懋乃將宏王略肅清荒遐降年不

永玄首未華尚書曰降年有永有不永范曄後漢書東海王疆上疏

恨沒世命也奈何嗚呼哀哉范曄後漢書東海王疆上疏

疾沒世而自古在昔有生必死法言曰有生者必有死有

身沒名垂先哲所躋東征賦曰唯令德為不行以號彰

德以述美周書曰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也蔡邕敢

託旒旗爰作斯誄旒旗已見上文其辭曰

邈矣遠祖系自有周昭穆繁昌枝庶分流族始伯喬

氏出揚侯漢書曰揚雄其先出自周伯喬者以支庶

也揚氏或稱侯號曰揚侯因氏焉不知伯喬與周何別

顯德毛詩曰秩秩天猷漢德龍戰未分左氏傳曰天而

大猷聖人莫之秩秩伊君祖考方事之殷左氏傳曰鄢陵之戰

野其血玄黃伊君祖考方事之殷鳥則擇木臣亦簡君左

至以弓曰方事也杜預云殷盛也鳥則擇木臣亦簡君左

傳仲尼曰鳥則擇木臣亦擇君而事之魏朝策名委身

左氏傳孤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奮躍淵塗跨騰風雲峇賓戲曰振

雲或統驍騎或據領軍潘岳楊肇碑序曰肇驍騎府君

騎將軍生暨字休先領軍將軍孫領軍肅侯之嗣子賈強

戎洪緒克構堂基毛詩曰纂戎祖考尚書曰若

道無競惟時子弱冠已見上文相譚答揚雄書曰孝實蒸

蒸友亦怡怡尚書曰克諧以孝蒸蒸又多才豐藝強記

洽聞尚書周公曰不若旦多才目睇毫末心筭無垠慎

日雜朱之明發秋毫之末峇草隸兼善尺牘必珍漢書

賓賦曰研桑心計於無垠峇草隸兼善尺牘必珍漢書

皆藏去以為榮也足不輟行手不釋文翰動若飛紙

落如雲學優則仕乃從王政論語子夏曰仕而優則孝

謂子皮曰僑聞孝而後散璞發輝臨軼止作令肇碑曰

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除軼令漢書河化行邑里惠洽百姓越登司官肅我朝

命肇碑曰肇遷惟此大理國之憲章肇碑曰肇兼統大

尉秦官掌刑辟景帝君莅其任視民如傷左氏傳逢滑

如傷庶獄明慎刑辟端詳尚書周公曰聽聽參臯曰稱佯

于張尚書帝曰咎繇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惟明

國為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從輕朝廷稱之

又曰張釋之為廷尉周亞夫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

友繇此天改授農政于彼野王肇碑曰除野王典農中

將太祖置秩比二千石倉君盈庾億國富兵彊毛詩曰我

漢書河內郡野王縣煌煌文后鴻漸晉室君以兼資參

戎作弼肇碑曰文后歷數在躬為參軍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漢書華陰守丞嘉上疏曰朱

雲兼資用錫土宇膺茲顯秩青社白茅亦朱其紱肇碑曰五

文武等初建封東武子毛詩曰錫爾土宇歸章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土冒以黃土將封

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為社毛詩長魏氏順天聖皇

受終魏志曰陳留王奉皇帝璽綬策禪位于晉嗣王周

祖烈烈揚侯實統禁戎肇碑曰皇祖之司管閭闔清我

帝宮晉宮閣銘曰洛陽城閭闔漢書曰東年侯與居先清宮應劭曰天子行幸所至先察行清靜殿中

以虞苛慝不作穆如和風國語內史過曰神亦往焉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謂督勳勞班命彌崇肇碑曰以清宮勳勞進封茫茫

海岱玄化未周毛詩曰洪水茫茫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蔡邕陳留太守頌曰玄化洽矣

滔滔江漢疆場分流毛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孔安國曰二水

經此州而秉文兼武時惟揚侯既守東莞官乃牧荊州

肇碑曰領東莞相荊州刺史漢書琅邪有東莞屬徐州也折衝萬里對揚王休肇

曰加折衝將軍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毛詩曰虎拜稽首對揚王休

聞善若驚疾惡如讎國語楚藍尹文寶謂子西曰夫

賞謝承後漢書曰張儉示威示德以伐以柔左氏傳

清黎中正疾惡若讎吳夷凶侈為師畏逼將

乘讎釁席卷南極班固高紀述乘釁繼寒糧盡神謀

不忒揚肇伐吳而敗君子之過引曲推直如彼日月有

時則食左氏傳曰晉師歸相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

負執其咎功讓其力

毛詩曰誰敢執其咎

亦既旋旆為法受黜

傳孔子曰楚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

退守丘塋杜門不出

漢書曰王陵杜門不

請游目典墳縱心儒術祁祁搢紳升堂入室

毛詩曰采芣芣祁祁封

禪書曰雜搢紳先生之畧術論語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靡事不咨無疑不質

毛萇詩傳曰訪問於善為咨咨事為訊漢書曰張諫居貧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也

位貶道行身

窮志逸

毛詩曰我位孔貶毛萇傳曰貶墜也論語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

弗慮弗圖

寢乃疾

毛詩曰昊天疾威弗慮弗

昊天不弔景命其卒

嗚呼哀哉

毛詩曰不弔昊天蔡邕揚公

子囊佐楚遺言

城郢史魚諫衛以尸顯政

左氏傳曰楚子囊還目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夷必城郢君

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

數言遠伯王之賢而不能進亦子

瑕不當而不敢退死

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

君問其故子以父言

聞君召選伯玉而貴之子

瑕退之徙殯於正堂也

伊君臨終不忘忠敬寢伏牀

尊念在朝廷朝達厥辭夕殯其命聖王嗟悼寵贈衾

綖誄德策勳考終定謚

肇碑曰肇薨天子愍焉遣謂

曰列侯薨大行奏謚誄策應

劭曰賜與謚及哀策誄文也

羣辟慟懷邦族揮淚孤

嗣在夜寮屬含悴

毛詩曰

赴者同哀路人增歎

嗚呼哀哉余以頑蔽覆露重陰

國語張老謂趙文子

昭曰露

仰追先考執友之心

涕淚霑襟

楚辭曰泣歔

豈忘載奔憂病是沈在疾不

俯感知已識達之深

晏子春秋越石父曰承諱忉怛

省於亡不臨舉聲增慟哀有餘音嗚呼哀哉

楊仲武誄一首 并序

潘安仁

楊綏字仲武滎陽宛陵人也中領軍肅侯之曾孫荊州

刺史戴侯之孫肅侯楊暨也戴侯楊肇也並已見上文東武康侯之子也

八歲喪父其母鄭氏光祿勳密陵成侯之元女

康侯楊潭也賈弼之山公表注曰鄭表為司空密陵元侯生默為光

祿勳密陵成侯默女適滎陽楊潭潭生仲武成侯或為元侯

誤也漢書音義服虔曰元長也操行甚高恤養幼孤以保又夫家而

免諸艱難尚書周公曰巫戴侯康侯多所論著又善草

隸之藝予以妙年之秀曹子建自試表曰固能綜覽義

旨而軌式模範矣雖舅氏隆盛而孤貧守約心安陋巷

體服菲薄余其奇之

論語子曰回也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又曰禹菲飲食馬駟曰菲薄也

若乃清才雋茂盛德日新

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吾見其進未見

其已也

論語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既藉三葉世親之恩而子之

姑余之伉儷焉

左氏傳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止之又不往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

歲卒於德宮里

陸機洛陽記曰德宮里名也

喪服同次綢繆累月苟

人必有心此亦欵誠之至也不幸短命

論語孔子對哀公曰有顏回者

不幸短命死矣春秋二十九元康九年夏五月己亥卒嗚呼

哀哉乃作誄曰伊子之先弈葉熙隆惟祖惟曾載揚休

風顯考康侯無祿早終左氏傳子產曰公孫段無名器

雖光勳業未馳篤生吾子誕茂淑姿克岐克嶷知章知

微毛詩曰克岐克嶷以就口鉤深探蹟味道研幾周易曰探

蹟索隱鈞深致遠又曰夫易匪直也人邦家之輝毛詩曰匪

直也人秉心塞淵又曰子之遘閔曾未齒鬢鄭玄周禮注曰齒

齒也坤蒼如彼危根當此衝炎德之休明靡幽不喬言

之休明無有處幽而不遷喬也左氏傳王孫弱冠流芳

雋聲清劭韶爾舅惟榮爾宗惟粹幼秉殊操違豐

安匱撰錄先訓俾無隕隊舊文新藝罔不必肆潘楊

之穆有自來矣矧乃今日慎終如始老子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爾

休爾戚如實在已新序曰晉襄公之孫周為晉國休戚不倍本也視予猶父不

得猶子論語曰顏回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敬亦既篤

愛亦既深雖殊其年實同厥心日昃景西望子朝陰如

何短折背世湮沉嗚呼哀哉尚書曰六極一曰凶短折

也三十寢疾彌留守茲孝友彌留已見上文毛詩傳曰臨

命忘身顧戀慈母哀哀慈母痛心疾首毛詩曰哀哀

勞左氏傳曰相絕秦曰諸嗷嗷嗷嗷叫同生悽悽諸舅莊子曰我

芳委爇耀毀壁摧柯言德業之美類於蘭玉始含芳而積

曰破壁毀珪嗚呼仲武痛哉奈何德宮之艱同次外寢

惟我與爾對筵接枕自時迄今曾未盈稔姑姪繼隕何

痛斯甚嗚呼哀哉披帙散書屢覩遺文有造有寫或

草或真執玩周復想見其人紙勞于手涕沾于巾

張衡四愁

詩曰側身北望涕沾巾

龜筮既襲塹隧既開

尚書曰乃卜三龜一習吉又曰卜不襲吉

孔安國曰襲因也聲類曰塹墓隧也

痛矣楊子與世長乖朝濟洛川夕次

山隈歸鳥頡頏行雲徘徊

毛詩曰燕燕于飛頡頏之頡頏之

臨穴永訣撫

櫬盡哀

毛詩曰臨其穴惴惴其慄杜預左氏傳注曰櫬棺也

遺形莫紹增慟余懷

魂兮往矣梁木實摧嗚呼哀哉

往矣已見上文禮記曰孔子早作負手曳

杖道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鄭玄曰大山衆山所仰梁木衆木所放也

文選卷第五十六

